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杨贵妃

刘芳芳 等 编著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因为她，六宫粉黛黯然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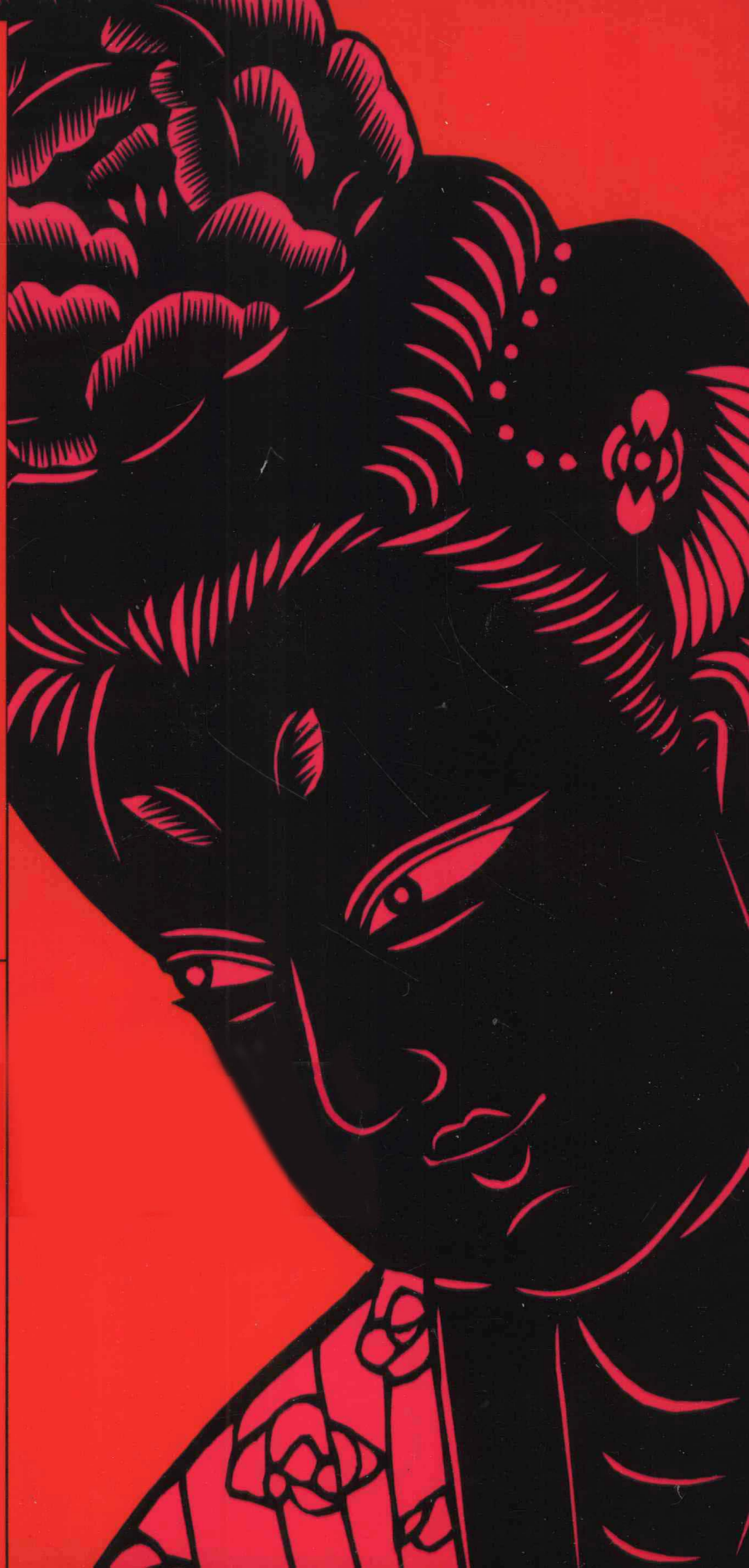
因为她，一代君王失政不朝。

她是唐玄宗李隆基眼中最美的女人，
她独占了两代帝王的恩宠。

当她香消玉殒，魂归马嵬坡时，

她的爱与泪为后世留下一阙泣血的长恨歌。

现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张蕾文艺出版社



杨贵妃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贵妃 / 刘芳芳 等 编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11
(历史风云人物系列)

ISBN 978-7-5396-3466-1

I. ①杨… II. ①刘… III. ①杨贵妃 (719~756) — 传记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6826 号

出 版 人: 唐 伽 丛书统筹: 岑 杰
责任编辑: 汪爱武 特约编辑: 伊秋水
装帧设计: 浩典 · 南戈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70 × 1030 1/16 印 张: 31.75 字数: 51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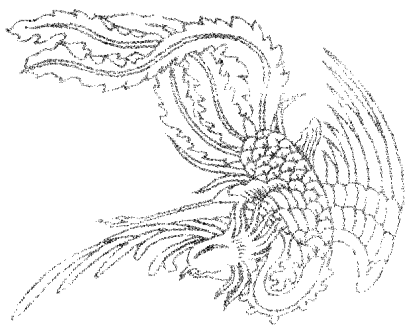
定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壹话

天生丽质



大唐开元七年（719）六月初一这天，骄阳高照，酷暑难当，蜀州因为四面被群山包裹，地形恰似一个大盆子，天气显得分外闷热。

蜀州司马参军杨玄琰心绪不宁，他正焦急地徘徊在自家的庭院前，一会儿把手背在身后焦灼地来回走动，一会儿又停下来，凝神屏气地静听房中的动静。而他的三个女儿都躲在庭柱的后面，探出小脑袋远远地看着父亲。她们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在这样大热的天里还要不停地走动。杨玄琰身后的房子里一会儿静寂无声，一会儿又有纷繁杂乱的声响传来，还夹杂着女人痛苦的呻吟声。每当呻吟声传入杨玄琰耳中时，他就分外烦躁不安，几次想冲进屋里去，但最后还是停住了脚步。原来今天正是他的夫人临盆的日子，呻吟声就是她发出来的。

按道理，他夫人两个月前就该临盆了，但不知怎么了，这次与前几次不同，到了临盆的时候却没有临盆。接产妇来看过后，说夫人的胎位有些不正，可能有些麻烦，不过又宽慰他说，不要紧，夫人已经不是第一胎了，应该不会有问题，就是迟几天也在情理之中，让他放心好了。但问题不是迟几天，而是足足迟了两个月。杨玄琰听人说，超过十个月才出生的孩子，多是大富大贵之命，但他更为夫人担心。他希望夫人这次为他生下一个男孩，不然他就有绝嗣的危险。

今天，接产妇一早就来了，侍候夫人到现在，偶尔出来对杨玄琰说上一两句话，还是那句：有一点麻烦，不过应该没问题。看得出来，她也很紧张，可能是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缘故吧。现在已经到了午后，杨玄琰没有吃饭，几个孩子也没有吃饭，倒是接产妇让人端了一碗饭进去，说是给夫人吃，好让她有劲生孩子。

“哇！”一声嘹亮的啼哭终于传了出来，杨玄琰迈步就往屋里冲去，在房门口与接产妇撞了个满怀。



“恭喜大人，又得了个千金。”

“夫人呢？”

“夫人也大安。”

杨玄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外面树上的知了虽然还在聒噪着，但他已经觉得不那么烦闷了。

随着接产妇进到屋里，杨玄琰看到夫人一张濡湿的脸裹在乱发里。看到他进来，杨夫人疲惫地向他笑了笑，有气无力地说：“劳大人挂念了。”在夫人的身旁，才出生的婴儿正手脚乱舞地啼哭。

接产妇把婴儿抱到澡盆里给她洗澡。突然，她大声喊道：“大人，你来看，这是什么？”

杨玄琰连忙走过去，蹲下身子，在接产妇的指点下，他看到在才出生的婴儿的手臂上竟套着一个洁白的玉环。那个玉环在婴儿粉红皮肤的映衬下显得分外耀眼。杨玄琰把玉环从婴儿手臂上退下来，拿到眼前仔细打量，隐约发现上面还有两个小字，好像是“太真”，因为字太小，他不能肯定。杨玄琰是信奉儒学的读书人，从不信什么神奇鬼怪的东西，但他对拿在手上的这个小小的玉环又实在解释不清，它怎么会套在一个才出生的婴儿的手臂上呢？不论能不能解释清楚，他认定这可能不是个好兆头，也许就是它差点要了夫人的命。想到这里，他把玉环用水洗干净，放在了贴身的衣兜里。

待接产妇把婴儿用清水洗净，抱到杨玄琰面前时，他看到这个最小的女儿已经停止了哭闹。只见她睁着一双亮如点漆的眼睛，向四周努力地张望，眼中满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小手不停地摆动着，似乎非要抓住某件东西；皮肤红润白皙，一望便知是个美人胚子。夫人向杨玄琰招了招手，用微弱的声音说：“大人，给她取个名字吧。”

“玉环，就叫她玉环吧。”杨玄琰脱口而出。

不知不觉中，两年过去了。两年时间里，杨玉环已经会走路了。可以说，从玉环落地的那天起，杨玄琰就特别地关注她。这除了对最小的孩子倾注的一份父亲的疼爱外，更多的是他眼前时刻闪现着那只玉环，那太让他惊诧和不可理解了。在没人的时候，他会把那只玉环拿出来仔细地察看。他现在已经能看清楚了，上面确实雕刻着两个红色楷体字：太真。杨玄琰虽然饱读诗书，但他从没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两个字，更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含义，这好像是道教的哪个术语，但他们杨家从来都是以儒家教导为处世准则的，从来没听说过哪位前辈入过道门。有时，他会把玉环拿给夫人看。夫人自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但她对这只玉环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情感，也许是因为它是从她肚子里来的吧。夫人不仅常常抚摩它，还要放在鼻子上闻闻，据她说，她能闻到上面散发出一股异香。

玉环出生的时候虽然有点异常，但她与几个姐姐比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她在该会走路的时候学会了走路，该会说话的时候张嘴喊出了爹娘，如果非要说她与同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特别好动。有时，杨玄琰看着眼前这个如粉琢玉

雕的小女儿，暗暗思忖：她的怪异出身会预示着什么呢？她会有不同于别人的人生遭遇和命运吗？那会给她带来幸福还是祸患呢？作为一个小小司马参军的杨玄琰，没有见过大世面，但人生的境遇告诉他，所谓的荣华最后往往都是以大悲哀收场的。因此，他希望女儿做一个普通人，过平平安安的生活。

追溯远祖，杨玄琰的高祖父是隋朝名臣杨汪，世居山西蒲州永乐，隋时属河东郡，即唐时的河东道，永安县属蒲州之属县。由于杨汪与隋文帝都是弘农人，杨汪曾被重用，赐爵平乡县伯，官至尚书左丞。隋炀帝即位，杨汪授大理卿，岁余，拜国子祭酒。大业九年（613），杨玄琰起兵，杨汪遭怀疑，出为梁郡通守。隋炀帝死后，杨汪依附于东都王世充集团。唐初，太宗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克复东都，对于杨汪等幕僚以凶党罪名诛死。杨汪死后，他的后代子孙依然居住在蒲州永乐，但再也没有出人头地、显贵耀富的人了。杨玄琰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祖父叫杨令本，父亲叫杨志谦，他们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蒲州地界，过着安稳平实的日子。杨玄琰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二弟叫杨玄圭，留在蒲州与父亲一起生活，三弟杨玄敖，在东都洛阳任河南府士曹。杨玄琰是在太极元年（712）来到蜀州的，也就是在唐睿宗李旦做皇帝的时候，那时他才二十岁。当初，他是抱着游览天下的心情随意乱逛的，到了这里就被蜀州特有的风情所吸引，再也不想遍游天下了。经过几年的奋斗，他混到了司马参军的位置，掌管户籍、道路、逆旅、婚田等事务。杨玄琰娶妻王氏，也是某个小吏的女儿。在夫人过门没多久，她的父母就双双过世了，加之她又没有别的兄弟姐妹，王氏这一支也就断了亲缘。现在，杨玄琰已经有了四个女儿，让他遗憾的是夫人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恐怕有让他断嗣的危险。不过对这一点他也不是太放在心上，看着女儿一个赛一个如粉琢玉砌，也着实让他欢喜。许多人看了杨家四姐妹后，都对杨玄琰夸道：杨参军，你的女儿以后恐怕都是大富大贵的命。

小时候的杨玉环除了长得比三个姐姐更漂亮之外，还极其灵活和好动。她不是普通地好动，从她能自己站立走路那天起，就表现出急不可待要走出家门的好奇。开始她只是在自家的庭院里晃来晃去，这里摸摸，那里看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走动的范围已不满足于那几个房间了，在旁人不注意时，她会从大门溜出去。三个姐姐也特别喜欢这个长着圆乎乎小脸的小妹妹，常常带着她出去玩。

杨玉环五岁那年的夏天，姐姐和邻居家的孩子们在离她们家不远的一棵树上吊了一个秋千。那棵树长在池塘边，这样，当秋千荡起来的时候，人就会高高地飘在池塘上，有一种飞的感觉。看着三个姐姐尽情地荡来荡去，杨玉环心里痒痒，也想爬上去荡一荡。但她们嫌她太小，不放心让她坐上去，总是不让她挨秋千太近。越是不允许越是激起了她心中的渴望，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等到别人午睡时，一个人轻手轻脚地跑到秋千边，费力地爬了上去。因为没人在后面推她，开始时她只是在上面晃来晃去，慢慢地她掌握了用力的方向，秋千竟荡了起来。随着她的用力和风的吹动，秋千越荡越高，最远的地方已能荡到池塘的上面。等秋千真的荡起来时，杨玉环心里害怕

了，她到底还是一个五岁的孩子。此时，她不仅没有感受到一点欢乐，心里反而充满了恐惧。她不想玩了，她想回家，但秋千不能停下来。她的脸已经吓白，眼中移动的景物全成了黑影，眼泪窝在眼里，恐惧让她松开了双手。于是，她从荡起的秋千上飞了起来，扑通一声落在了池塘里。

等到杨玉环被人救起的时候，连吓带呛水，她已经昏了过去。抬回家时，她嘴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父亲用手探了探她的鼻息，摇了摇头。母亲扑在女儿的身上放声大哭，哭了一会儿，她突然止住了哭声，仿佛得了什么灵感似的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那只玉环来。只见她拿着那只玉环在女儿的鼻子前来回滚动着，说来也奇怪，没过一会儿，女儿的鼻息竟渐渐变粗变重，慢慢地，脸上有了血色，再过一会儿，嘴里猛咳出几口脏水，四肢有了感觉。

杨玉环的这次意外让全家都吓了一跳，自此以后，大家对她看顾得更严了，轻易不让她一个人出门。可以说，这是杨玉环童年遭受的唯一的一次意外伤害，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在三个姐姐的照顾下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就在这年，杨玉环家来了一位客人，是她远族的一位堂兄，名叫杨钊。他的父亲与杨玉环的父亲是一个祖父，就是说杨玉环与杨钊是同一个曾祖。对这门远亲，父亲杨玄琰从没和子女们提过，他只是说过他们这支杨氏家族是从蒲州迁徙过来的，来的时候只是他一个人，有了她们四个子女之后，他再没回去过。至于这位远房侄子，他也是第一次见面，就连杨钊的父亲杨询，杨玄琰也想不起清晰的容貌来了。

其实，杨钊的身上并没有他们杨家的血脉，他是他母亲改嫁杨询时带过来的前夫之子。不过提起他的舅父倒是大大有名，那就是曾当过前朝女皇武则天面首的张易之，其在五王政变中被杀，声名狼藉，家族也从此衰颓。杨钊此时已是二十岁的成人了，长得并不出众，相貌一般。像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应该是成家立业的时候了，但他还没成家，用他的话说，他不想过早为家室所绊，想趁着年轻多跑些地方，增长一些见识，为以后更好地做事打下基础。他这次来，就是因为羡慕蜀中风情来游览的，顺便看看有什么特产可以捎带回去，一来赚回路费，二来如果销路好的话，也可大宗贩卖。其实，这是他的谎言，也许是他体内流着一部分张氏血液的原因吧，他身上也有着舅舅父所有的那种攀炎附势、极力钻营的品性。他从小不喜欢读书，品行恶劣，行为放荡不检点，喜欢饮酒赌博，为乡里宗族所鄙视。这次来蜀，也不是如他所说是怀着远大抱负来增长见识的，而是在家乡赌光了钱，待不下去，偷跑出来躲债的。

杨玉环的这位远房堂兄，从来的那天起，就很少待在家里，据他自己说他是到市场上看货去了。殊不知，他整天早出晚归，有时连饭也不回来吃，并不是如他所说是去物色什么可贩卖的蜀中特产，而是躲在赌场里厮混。杨玄琰虽然居住蜀州多年，但对那些污秽场所并不熟悉，而杨钊却像长着一双灵敏的鼻子，一闻就让他闻到了这些地方的所在，并很快就与当地的赌棍们混在了一起。有时，他还把杨玉环带去。相对于家里单调苦闷的环境，活泼好动的杨玉环似乎也很喜欢赌场里的喧闹，这除

了赌场中特有的刺激与纷杂外，更让她好奇的是那些赌钱的人。有些人长相很凶，讲话恶声恶气的，但有时却会温柔地给她两个小钱买糖吃；有些人看去斯斯文文的，像个读书人，也围在里面凑热闹。堂哥杨钊一踏进赌场，就把她这个小堂妹忘记了，他浑身是劲地挤进圈子里，一会喊着“大大大”，一会喊着“小小小”，直到把嗓子都喊哑了。等他再挤出人群时，多数时候是垂着脑袋，无精打采的，那是输钱时的模样。但也有赢钱的时候，逢到这种时候，他会兴高采烈地把赢得的银子捧在手里，一路走一路颠，让银子碰击的声音不断地传进耳朵。之后，他会买些好吃的给杨玉环，并让她不要告诉父亲他是到赌场去了。他还会买些香粉或头饰，那是给她的几个姐姐的。杨玉环的大姐已经有了婆家，许给当地一户崔姓人家做媳妇，平日就很少出门，一心窝在家里准备她的嫁妆；二姐、三姐见杨玉环每次随杨钊出去都兴高采烈，有吃有喝有玩，也缠着杨钊带她们出去走走。杨钊答应了，同样，在给她们买了许多吃的以后，让她们为他的行径保密。

有一天，杨钊在赢了一大笔钱后，为她们三姐妹买了荔枝来尝鲜。在这之前，她们从来没有吃过这种水果，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不起。这种如绒球一样玲珑可爱的水果，她们见是见过，那都是挂在高档铺子里，专为贵族和有钱人准备的。现在，杨玉环手里抓着荔枝，握在手里有一种舒心的感觉，轻轻剥开裹在外面的那层红绿相间、带着小毛毛的外壳，露出的却是一团洁白清香的肉核。她把这团果肉轻含在嘴里，立时，一股从没尝过的清香沁满口腔，再轻轻一咬，一种似甜似酸又夹带着点清香的味道遍布口舌，让她欲咽不舍。这是她从未尝到过的鲜美滋味，吃完后真是口齿留香，回味无穷。自此以后，荔枝的美味永久地留在了杨玉环的脑海里，这才有了后来她当了贵妃后让驿站快马万里送鲜荔枝到长安的故事。

但杨钊在外面赌钱的行径还是让杨玄琰知晓了。那天，杨氏三姐妹兴高采烈地跟着杨钊进到赌场，没过一会，杨钊就输了个底朝天。他到赌场放债人那里去借债，结果因为他已经借了太多的债没有还上，人家不愿借给他。每个赌场几乎都有这样的放债人，在赌徒输光的时候放债给他，当然利息是很高的。在这之前，杨钊用叔叔杨玄琰的名义已经借了不小的一笔赌债。不管怎么说，杨玄琰在当地还算个小官，加之声望颇佳，放债人也就放心地借给了杨钊，但见他从借后就没有还过，加之数目也已不小，就不愿再借钱给他。杨钊正是赌性正浓的时候，加上才输了钱，心情急躁，急想拿到钱再去扳本，一下被放债人截了赌性，真如饥饿的人被人从面前撤走了美味一样。他怒火攻心，当即和放债人大吵了起来。放债的人既做了这个行当，自然在当地是有些势力的，怎容得杨钊在此撒泼？一帮人当即围住杨钊，让他立马还钱。最后，众泼皮扭押着杨钊向杨玄琰家走去。杨玉环的二姐与三姐见了这阵势，知道不是个好事，早乘机跑开了，只有杨玉环不懂事，还亦步亦趋地跟在杨钊后面，呜呜地哭着，不停地拿手抹着眼泪。

到了杨玄琰家，杨玄琰正好在家。他见一帮泼皮赌棍扭着杨钊，不知发生了什么

事，待问明白缘由后，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让他生气的，一是杨钊瞒着他说是去物色本地特产，没有想到却成天躲在赌场厮混；二是他好歹也算是读书人家，现在却让一群泼皮无赖找上门来，真是有污清白。最后，为了早点打发这帮无赖离开，不让丑事喧扰门庭，他只得拿出家中不多的积蓄把杨钊的借债还上了。杨钊也自觉无颜再在叔叔家待下去，当天夜里乘着杨玄琰全家熟睡之际，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便起身开溜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若干年后的某一天，这个让杨玄琰气恼失望的远房堂侄，竟然会成为权势熏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不过那时他不叫杨钊了，而是改名叫杨国忠。真是世事变化，出人意料。

自从有了杨钊这件事后，杨玄琰把几个女儿狠狠地训斥了一通，责怪她们和杨钊串通一气来欺瞒父亲，对她们看管得更紧了，轻易不让她们出门。虽然父亲引经据典地斥责了杨钊行径的可恶，但小小年纪的杨玉环倒并不觉得这位堂哥可恶，反倒认为他很亲切，起码他会带她到处游玩，还让她品尝到了荔枝的美味。

也是在这年，杨玉环的母亲生病了。还是在年初的时候，王氏就一直感到全身乏力，神情恍惚，头痛欲裂，请了郎中来看，说是气血不畅，需慢慢调理，可汤药吃了不少，就是不见好转。有时，头痛起来恨不能拿头撞墙。汤药吃了不管用，王氏就想到是不是有鬼怪在暗中作祟，与她过不去，于是请了巫婆来看。巫婆在家里东瞅瞅，西看看，掐起指头算了算，最后算出原来是屋子下面埋着一个冤魂，杨玉环家的房子建在了冤魂的坟上，冤魂在和王氏作对。对这种事，杨玄琰是不相信的，但夫人已是病急乱投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除了让巫婆在家里贴了驱鬼符，还要到离家不远的某个道观去祈福禳灾。

唐朝时，佛教东来已经有不少年了。随着玄奘法师取经归来，佛教的影响日渐增大。但唐朝是以道教为国教的，道教的影响也早已深入人心，所以提起祈福禳灾，人们自然是去道观，而不是寺庙。在深秋落叶飘飞的一天，杨玉环陪着母亲去玉虚观祈福禳灾。进了道观，待母亲在三帝面前默祷完准备返回时，从旁边侧门里闪出一位小道童，对王氏说，师父有请。杨玉环的母亲一愣，按道理像她这样只布施一点小钱的施主，观中师父是不会接见的，但观中师父既然有请，也不好不去，当下携着杨玉环的手跨进了后堂。

二人一跨进后堂，那位身披道袍、头顶挽着道士髻的师父就拿眼睛一直紧盯着杨玉环看，足足看了有好一会儿，才把目光投向王氏，说：“这是你的女儿？”在王氏点过头后，他示意小道童把杨玉环带到外面玩一会儿。等两个小孩的背影消失在门外，道士才用缓慢的语气说：“你女儿出生时有没有什么异样？”王氏心中一惊，忙说：“师父，实不相瞒，她出生时手臂上戴了一个玉环。”

王氏从贴身衣袋里掏出玉环递到观中师父手里。道士左右前后地仔细看了半天，才说：“果然是个大贵之人。”

闻听这话，王氏心中一喜。在这之前，已经有无数人说她最小的女儿生就一副好面相，将来是个富贵之人，但这话从一个道士嘴里讲出来还是让她心中暗喜不已。只见道士不停地用手抚摩着玉环上的“太真”二字，眼望前方，目光迷离，良久喟然长叹一声，说，可惜命运作弄人，富贵不能长久。王氏心中一坠，想张嘴问问命运怎么作弄人，道士已把玉环递给了她，告诫她一定要把玉环收好，随后王氏带上女儿离开了。

从道观回来后，王氏的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等寒冬到来的时候，她终于没有熬过去，撒手西去。年纪还小的杨玉环不知母亲的故去对她意味着什么，还一派天真地沉浸在玩乐之中。她看到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的人，觉得那是从来没有过的热闹，直到看到三个姐姐哭泣的模样，才受到感染，咧着嘴跟着哭起来。王氏下葬时，杨玄琰把那只带有“太真”二字的玉环，用绸缎包好放在她的身旁。他对那只玉环始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既有着神秘的奇怪，又有着不可琢磨的畏惧。既然它是从王氏身上来的，那就让它永远陪着她吧。

自从王氏病逝后，杨玄琰也变得郁郁寡欢。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一直都没有从丧妻的悲伤里走出来，除了到衙门去坐班处理一些公事外，整日都不出门，有时看着亡妻留下的衣物，还会凄然落泪。杨玄琰对王氏的这份情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几个女儿，所以在小小的杨玉环的心中，早已蕴藏了对真挚情感的渴望和珍惜。家中的许多事物已经由杨玉环的大姐担负起来，从某些方面说，她如同母亲。没过多久，杨玉环的大姐出嫁了，接下来二姐接管了家务。这期间，最快乐和自由的当属三姐兰兰和杨玉环了。因为没人管，她们常常跑到外面去玩。

杨玉环和三姐兰兰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东街杂耍场，那里除了打把势卖艺的、占卜算命的和各种诱人的小吃外，最让她们着迷的是一个叫谢阿蛮的小姑娘的表演。

谢阿蛮看上去年龄和她们差不多大，表演的节目却常常吸引许多人围观。她能在一个只有她头大的筒里穿进穿出，还能把身子折成三段叠起来，就是头向后扳脚向前伸，同时嘴上还能咬一个托盘，托盘上放一只盛满水的杯子。在她做这一切的时候，杯中的水竟能一滴不洒出来。每当她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老妇人拿出盘子向周围的人收钱，如果有谁迟疑着不给，她就不让谢阿蛮停下来，直到那个人不忍再看着她受罪为止。每当这时，杨玉环往往看到谢阿蛮的眼中噙有泪水。

杨玉环和三姐兰兰对谢阿蛮柔如无骨的身姿充满了羡慕，也想拥有她那样灵活的身材。日子久了，她们慢慢地和谢阿蛮也交上了朋友。看得出，谢阿蛮也想与她们做朋友，也许是她常年在外，缺少友情的缘故吧。谢阿蛮告诉她们，她柔韧的身材也不是天生的，是从小锻炼的。她每天都要早起床练功，不能有一天的懈怠，如果她们愿意，每天早上可以来和她一起练功。从此，杨玉环和三姐每天都早早赶到东街，和谢阿蛮一起练功。她们只是抱着玩玩的心理，并不真想练会了上场去表演。谢阿蛮教她们压腿劈叉，也只是一些活动韧带和骨节的基本功。

相处的时间久了，杨玉环从谢阿蛮的口中知道，她很小就出来做了这一行。也许

她是从小就被父母卖到这个班子的，现在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家在哪里。她叫班子里的一个老妇人为娘，就是那个拿盘子收钱的老妇人。是那个老妇人督促她从小练功，教她如何表演。有时，她吃不了练功的苦，老妇人就拿鞭子抽她。杨玉环觉得和谢阿蛮比起来，自己真是幸福，虽然母亲去世，起码还有父亲疼她，还有三个姐姐疼她。她们在一起，往往是谢阿蛮说得更多，杨玉环和三姐插不上嘴。其实，谢阿蛮比她们还要小上几岁，但她走的地方多，见识的场面大，天生练就了一副能说会道的嘴。她把沿途各地的风情和怪异的事情，或见到的或听到的，一一说给她们听。杨氏两姐妹听得兴味盎然，缠着她不放。当然，谢阿蛮身上也染有跑江湖人的轻佻习性，但这点似乎也使她们着迷。

杨玉环和三姐偷跑出去跟谢阿蛮练功的事让父亲杨玄琰知道后，他大为生气，把她们狠狠训斥了一顿，说我们这种人家怎可学那种江湖上的技艺？虽然杨玉环和三姐都不觉得那是什么丢人的事，也不觉得那技艺有什么不好，但从此以后，她们再也不敢到东街去了。后来，谢阿蛮所在的那个杂耍班子离开蜀州，到别的州府继续过他们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去了。杨玉环以为从此再也不会与这位机灵活泼的童年伙伴相见，哪知若干年后，她们再度相逢在大唐皇宫里。

因为杨家四个女儿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前来相亲说媒的人几乎踏平了门槛。很快，二姐也出嫁了，婆家姓裴。等三姐快到及笄之年时，来往杨家的媒婆络绎不绝，但都失望而归。这不是说三姐长得不漂亮，相反，她的美貌赛过两个姐姐，只是对将来的夫婿，她有着自己的标准，不轻易许诺罢了。她曾私下对杨玉环说过，希望嫁到一个富贵人家去，同时夫婿还不能对她约束过严，最好宠着她，凡事任着她的性子。她身为女子，平日很少抛头露面，又怎么知道哪个男子符合她心目中的标准呢？好坏都是听媒婆说，那些媒婆又从不会说男方家不好的。杨玄琰的身体从妻子亡去后一直不好，也许他感到自己寿命不会长久，心中为女儿着想，也就想看到女儿们都能够早日嫁到一个安稳的人家去。他对穿梭于他家的媒婆也感到窘于应对，所以他对女儿多次无故的推脱颇有微辞，最后，他终于不再征得女儿的同意，私自为她定了一户姓柳的人家。

三姐对父亲不征得自己同意就胡乱把自己许配出去，感到气恼。虽然唐朝礼教不如后来朝代那样严格，但子女的婚嫁还是由父母做主的。所以，三姐气归气，办法却是一点也没有。杨玉环见三姐气恼，开导她说：“三姐，你现在也不知道那家姓柳的是好是坏，为什么这样气啊？听父亲说，那家姓柳的还很有钱呢。”三姐说：“就算很有钱，人不好，嫁过去还不是受罪？”杨玉环听了也觉得是个理。

忽然，三姐喜上眉头，对妹妹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探探呢？好坏一探不就知道了吗？”杨玉环听了也觉得是个好法子：“但如何探呢？”三姐说：“看我的安排。”

当天夜里，她们两姐妹等父亲就寝后，拔下头饰，把头发梳成男子的发式，再各找一套颜色稍暗的衣服换上，装扮成男子的模样出发了。当然，她们装扮得不像，但

在夜色的掩盖下，乍一看，还真分不出男女。她们来到那柳姓人家，看到柳家果然气派不凡，房屋高大，错落有致，是个有钱的人家。她们先是绕着柳家庄院走了一圈，庄院大得超出她们的预料，白墙墨瓦在月光下有着一份诗意，更有着一份富贵气。等她们再绕到庄院大门时，她们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如果就这样回去，似乎意犹未尽。这时，正好有一个仆人从大门内走出。三姐没有多想，走上去对那个仆人说：“请问你家公子在家吗？”仆人说：“不知你问的是哪位公子？”三姐迟疑一下，说：“就是才说了杨家女儿为媳妇的公子。”“噢，你说的是三公子啊，你等等，我为你通告一声。”仆人说完，向内跑去，一边跑一边喊，“三公子，有人找。”喊声把三姐吓了一跳，她连忙跑回来，拉起妹妹的手说，快跑！杨玉环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看了？”“不看了，如果被 he 看到就丢人了。”三姐拉着杨玉环没跑出多远，又停了下来，悄悄躲在一棵树后。没过一会儿，她们看到从大门内走出一位青年公子，因为离得太远，加之又是夜晚，所以虽然有着明亮的月光，但是看得并不真切。只见他身材柔弱，并不强壮，一袭长衣，模样斯文，站在月光里，也是长身玉立。他先是两旁瞧上一瞧，问：“谁找我？”连问几声，没见到半个人影，便摇摇头进去了。

三姐和杨玉环回到家，她们为想到这个点子探到了一些真相感到高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首先，柳家是个富贵人家；其次，柳家公子看上去是个知情达理的读书人，这样的人是不会太过刁难人的。特别是三姐，几天来积在心中的担忧消散了，她重新变得活泼和快乐。这就是任性的三姐。

在杨玉环十岁的时候，也就是开元十七年（729）的春天，杨玄琰的病加重了，已经到了不能去办公的地步。他知道外面虽然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自己正日薄西山，一天不如一天，能不能熬过这个季节，再次看到清艳的莲花在家前池中绽放，实在是件很难说的事。为了让三女儿在他死后能有个依托，他决定提前把她嫁出去。兰兰哭闹着不同意，她想以自己还不到出嫁年龄为理由，留在家侍候父亲，但杨玄琰决心已下，不容更改。杨玉环的三姐在哭泣中上了花轿，父亲强撑着病躯操办了女儿的婚事。婚事一结束，杨玄琰就倒在床上再没起来，他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留在世间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此时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最小的女儿杨玉环。他躺在床上，透过昏暗的光影看着娇小玲珑、稚气未脱的杨玉环，仿佛看到自己去世后她孤独无依的处境。他想到她出生时所戴的玉环，还有夫人从道观回来后对他说的一番话。种种异象似乎都在表明他这个最小的女儿具有大富之命，但他对这些玄虚总是将信将疑，起码，迄今为止他没有在她身上看到哪怕是一丁点的富贵之相。他能看到的就是在他死后，她会成为一个孤苦无助的人，哪怕有三个姐姐的照顾，她也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自从杨玄琰卧床不起后，杨玉环似乎也变得懂事了，她学会了烧饭洗衣，还会把煎好的汤药捧到父亲的床头。为了女儿的一片心意，杨玄琰有时强迫自己喝下那些苦涩的汤药。但他知道，那些苦汤对自己的病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他迟迟没有闭上双眼，只是因为心

中悬挂着杨玉环。最后，他想到了远在河南洛阳做官的二弟杨玄敖。

于是，杨玄琰连夜修书，托人带至洛阳，要二弟帮他照看他最小的女儿杨玉环。杨玄琰这样做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他想到家族中只有二弟杨玄敖还算个人物，虽然当的也是小官，但到底是在东都洛阳，托他照顾杨玉环要比托付给别人放心，再说，如果杨玉环真的命中注定有富贵的话，他想也绝不是偏僻闭塞的蜀州，而是在繁华的都城。可惜他没有等到二弟的到来，就带着忧虑闭上了双眼。就在他下葬的第二天，杨玄敖从洛阳风尘仆仆地赶到蜀州，阔别二十多年的两兄弟终究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到兄长坟上祭奠完毕后，杨玄敖带着杨玉环离开蜀州，踏上了去洛阳的路程，也是改变杨玉环命运的道路。

正是暮春时节，沿途风景迷人，处处花香鸟啼，但杨玉环正处在丧父的悲伤里。她觉得仿佛是一夜之间，她的家就随着父亲的去世而消失了，从前的欢乐情景仿佛还历历在目，四个姐妹也在一夜之间而不得不分离。杨玉环觉得自己几乎是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家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无奈和痛苦。三个姐姐对她千叮咛万嘱咐，泪眼婆娑，仿佛是生死离别。杨玉环没有心情欣赏美景，她的眼里是父亲的坟墓上刚刚冒出的嫩绿小草，一直牵着她小小的无助的心。她觉得自己也是一根草，随风不知飘向何方。跟着叔父匆匆赶路，一路免不了舟车劳顿，风尘扑面。叔父杨玄敖见这个小侄女生就一副美丽大方、天真活泼的模样，因为父亲去世才变得愁肠百结、郁郁寡欢的，生怕她憋出病来，就有心要让她早点抛开悲哀，高兴起来。因此路过长安时，他特地停留一天，带杨玉环游览了一番。其实他这样做，还有另一番心意，那就是他在外调洛阳做河南府士曹之前，曾在长安为官。那时他是朝廷秘书省正九品的校书郎，后来从中央政府放出，调到河南，官阶升了，为正七品下阶，职务也重要了，但是，那总是地方的事务官，前途并不好的。此次停留，也是想故地重游，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

杨玄敖带着杨玉环先是在长安街上游逛，他想让她看看大唐都城的丰饶繁华与蜀州的风情是多么地不同。在杨玉环的眼中，长安城里真是稀奇古怪，什么都有，直看得她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更让她惊异的是，大街上还走着她从未见过的人。他们不仅与她长得不一样，与叔父也长得不一样。他们鼻子高高的，胡子长得又长又翘，眼睛竟是蓝的，有的手里还牵着似马似驴的牲口，背上晃着两个大肉坨。杨玉环乍一见到，吓得直往叔父身后躲。叔父呵呵大笑地告诉她：“这不是什么妖怪，他们都是外国派来的遣唐使，是来向我朝皇帝问候和学习礼仪的。他们手上牵着的叫骆驼，是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动物，可以好几天不喝水，是穿越沙漠不可少的帮手。”

“那，那他们的胡子为什么都翘得那样高，为什么不像你的胡子一样是往下长的呢？”杨玉环不免童心大发，好奇地问。

叔父说：“他们是胡人嘛。”

“那什么又是胡人啊？”

“就是胡子翘得又高又长的人啊。”叔父忍不住大笑起来。

杨玉环也笑了，这是父亲去世后，她第一次开怀大笑。

待走到大雁塔时，叔父带杨玉环登了上去。大雁塔是为玄奘储藏经卷佛像专门建造的，原为五层，女皇武则天登基后，增建为十层。登上宝塔可以将长安城一览无余，纵观全城的结构。杨玉环跟着叔父顺着旋转的阶梯一步一步地向大雁塔爬去，累得小脸通红，但是当她一登上大雁塔，就觉得眼界为之开阔，极目远眺，长安城尽收眼底。在绿树的掩映下，只见全城街道纵横交错，南北十一条街和东西十四条街把全城划分为许多方格，方方正正，像菜畦，又像棋盘。杨玉环拍着手叫道：“哇，京城真大啊！”

叔父指着其中两个大方格告诉侄女，那是做买卖的地方，东边的叫东市，西边的叫西市。除了两个大方格外，一个小方格一个坊，全城有一百零九个坊，是住人的。

“那一片是什么地方？好漂亮！”杨玉环指着北边的一大片宫殿问道。

“噢，那是皇帝住的地方。”

“皇帝就是住在那儿啊？”杨玉环看到宫殿处层层叠叠，朱墙碧瓦交相辉映，幽房曲室，千门万户，真是说不尽的灿烂，道不尽的辉煌。

“皇帝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地方？那他怎么住得过来啊？”

杨玄敖被侄女幼稚的问话逗笑了，他说：“皇帝是最有权的人，他想要自己的房子有多大，就可以有多大，想有多少间就能有多少间。要知道，他除了自己住，还有皇后、贵妃、嫔妃和许多才人也住在里面，更有数不清的侍候他们的宫人，你说要不要那么多房子？”

“皇后、贵妃？她们是干什么的？”

“她们都是皇帝的夫人啊。”

“噢。”

杨玉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心想，皇帝就是皇帝，连老婆都有个名称。这时，在她的心中，“贵妃”只是一个无意义的符号，等她当上贵妃的那一天，才真正知道这个名号所代表的荣华富贵，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又企盼不来的荣耀。而后来当杨玉环当上贵妃的时候，她常常会记起在大雁塔上看到的情景，她想那时自己是用多么艳羡的眼光看待那一大片鳞次栉比、豪华似锦的宫殿的啊，那时她怎么也不敢想自己会成为这宫殿里的一个被皇帝万分宠爱的女人。其实，在别人艳羡的宫殿里又有多少女人真正享受到幸福呢，她们的痛苦与难耐的寂寞全被那种豪华遮盖住了。而那种豪华当时却实实在在地吸引住了年幼的杨玉环。

长安城的繁华与新奇很快就让杨玉环从丧父的悲情中解脱出来。她蹦蹦跳跳，东瞅瞅，西看看，只恨自己的眼睛不够用。但长安作为当时世界性的大都市，唐朝又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的朝代，四面八方的特色物产都汇集于此，要想一天把长安游遍，那是不可能的。叔父还带杨玉环吃了长安的特产。当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来的时，杨玉环感觉那味道真是香极了，后来她嫁给寿王的时候，还特地拽着他陪她

去吃过羊肉泡馍，但是却再也吃不出小时候的那种味道了。第二天，杨玄敖就带着杨玉环踏上了赶赴洛阳的路。杨玉环恋恋不舍，对长安留有美好的印象。让她想不到的是，八年后，她又会重返长安，而且还住在了让她羡慕不已的皇宫里。杨玄敖也想不到，现在是他带着侄女游览京都长安，若干年后，从某种角度讲，却是杨玉环带他又重返长安，并且圆了他重返京都为官的心愿。

出了长安是潼关。潼关是一处险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天下太平日久，此关的战略地位似乎已经失去，在上面走动的兵卒也懒散无事，斜抱着兵器做点缀。五月底，杨玄敖和杨玉环来到了东都洛阳。

洛阳虽不及长安繁华，但作为历代皇帝常常临幸的另一座都城，其建筑的宏伟与壮观自是别的郡府州衙不可比的。因为地处中原腹地，水陆交通又便利，在某些方面的繁荣与长安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杨玉环到了叔父的家里，拜见过婶娘。叔父家还有一个比杨玉环大的儿子，叫杨鉴。婶娘一见到长相端正、眉清目秀的杨玉环，就从心里喜欢上了她，同时为她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感到怜惜不已。因为是领养，杨玉环就称呼杨玄敖为父亲，称呼婶婶为母亲。开始杨玉环可能还有些别扭，一喊他们就想起了自己的亲爹娘，她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父亲满是忧患、放心不下的眼神。她对母亲也是稍有记忆的，母亲的怀抱像一个温暖的家园，让她无法忘怀。但随着她和叔叔婶婶一家人相处日久，感情也在不断地加深，这种称呼也变得自然而然了。

杨玉环的婶娘是在一个大家庭长大的，因为母亲病逝得早，父亲后来又再娶，还有几房妾，所以她虽然生长在不愁吃穿的家庭里，但在很小的年纪就饱尝了落寞和孤独的种种滋味，并且感到了世态的炎凉。她在那个家里成了没有人疼爱的孩子，只有她的奶妈还能给她一点疼爱，但是她的奶妈在家里没权没势的，所以她的地位还是远远无法和那些有妈的孩子相比。尤其是当她有个头疼脑热，一个人躺在床上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来，那时她就特别地想念自己的母亲，她想如果母亲要在，她就能享受到母亲的温暖了。而她的奶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奶妈的耳濡目染对她影响比较大，所以她的身上没有大家族的傲气和骄气，为人善良而平和。杨玉环刚到叔叔家时还有点拘谨，但是婶婶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使她体会到了久违了的母爱，她小小的心很快就被融化了。杨玄敖只有一个儿子，其实他们夫妻俩一直希望有个女儿，美丽乖巧的杨玉环就像上苍给他们送来的宝贝，俩人疼爱不已。加上杨鉴性格温和，从来都不和杨玉环争抢什么，甚至还处处让着杨玉环，所以杨玉环在这个家里很快就适应了。

杨玄敖虽不是杨玉环的亲生父亲，但对她的管束却比杨玄琰严厉得多。他认为杨家是名门，为人处世自不能与一般小官小吏相比，行为都要合礼合节，举止言行都讲求温文尔雅，合乎官家礼仪。因此，杨玉环只在刚来洛阳时游玩过几天，随后就被叔父关在家里，不能出门了。同时，叔父还给她布置了大量的功课，让她没事的时候，

和杨鉴一块看看圣贤之书，揣摩圣人的教导。

杨玉环对叔父布置给她的功课痛恨至极。她天生就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现在让她静下心来，看那些枯燥乏味的什么孔圣人的书，真如要了她的命一样。她常常看了半天，却不知道书上讲了什么。有时她气恼得恨不能把书撕个粉碎。更为可恨的是，叔父每天哪怕事务再忙，晚上都要抽出时间来考查她的功课，对她不能完成的部分还给予讲解。倒是婶婶对她多有呵护，说她小小年纪，失去父母就够伤心的了，何苦非要逼着她去看什么圣贤书？她一个女孩子，又不能和男人一样去应考中进士。每当听到这些话，叔父总说她妇人之见，什么也不懂，说一个女孩子，看了孔孟之书，习了贤淑之礼，才能端正优雅，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嫁入贵族人家，享有富贵。

和她一样受着这样苦刑的还有堂哥杨鉴，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一桩苦差事，对看书和做功课甘之如饴。有时，杨玉环问堂哥：“书上有什么这样吸引着你，你那样专心地看个不够？”他说：“我与你不同，我是要应考的，是要中进士的，只有中了进士才能做官，也才能过上富贵的日子。”杨玉环摇摇头，表示对堂哥的志向不理解，有时堂哥帮她完成功课，省了她许多烦心事。杨玉环喜欢的是起舞弄琴，喜欢抱着音律方面的书看。有时来了兴致她还会自娱自乐一番。那通常是叔叔不在家的时候，她的婶娘和堂哥就是她最好的观众。杨玉环叔叔的家里有几件常年闲置的乐器，那是婶娘出嫁的时候带过来的。婶娘从小在家的時候喜欢摆弄乐器打发时光，后来手渐渐生疏了，也就不再玩了。现在她看玉环喜欢摆弄这些，就在旁边给她点拨点拨。没想到玉环的悟性还真高，稍加点拨她就上路了，而且她是那样痴迷，恨不能天天把乐器抱在手里不放。她的叔叔见她如此喜欢乐器，也就对她睁只眼闭只眼，一切随她去了。她还常常趁叔叔不在家的时候，跑到街头看艺人的演出，而且经常看得如痴如醉。这些民间的艺术就像营养，给了杨玉环许多艺术上的补充。而令她想不到的是，这些经历为她后来对歌舞音律的精通和修养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让她自己和她的家人想不到的是，这些竟然成了她和玄宗皇帝情感的媒介，甚至成了她和玄宗皇帝宫廷生活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玄宗皇帝不是一个帝王而是一个音乐家，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他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建树一定是了不起的，也许他创作出许多留芳百世的舞曲和音乐。

虽然河南府士曹只是个七品小官，但因为是在东都为官，所以难免与一些权贵有来往，加上远祖杨汪的声望，杨玄敖在当地还是有点地位的，比起杨玄琰在蜀州，要阔气得多。家里有老家人与使女，家务事是让他们去做的，杨玉环陡然有了太多的空闲时间。杨玉环没有如叔父杨玄敖所说只窝在家里看书弹琴，她一得空就会忍不住跑到外面去逛，当然是在叔父到公廨办公的时候。

有一天，杨玉环逛到与她家只相隔一条街的一所大宅前，听到里面传出一阵阵悠扬的音乐声。她趴在门缝上朝里一望，看到宅子里有一大片空场，许多和她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练习舞蹈。她不觉推开门走了进去，站在边上入神地欣赏起来。她发

现那些女孩子在按照一位中年妇女的口令做着整齐划一的动作，或进或退，或放或收。这时，那位中年妇女也看到了她，问她是谁家的孩子。她告诉了她，随即问中年妇女，她可不可以也跟着练习。中年妇女说：“只要你父亲同意，你就来吧。”

杨玉环看到的是一处歌舞教坊，那位中年妇女早年是一位舞伎，只因年龄大了，应酬少了，所以才退下来开了这处歌舞教坊，专门教一些平民百姓家的女孩子练习歌舞，以便她们长大后，能靠此挣饭吃。有钱人家的小姐很少有人来学这个，但杨玉环对舞蹈的爱好是出自内心，也不管环境是否与身份相宜，就冒昧提了出来。中年妇女一来瞧她长得讨人喜欢，二来看她是官家小姐，认为她不过是偶尔来玩玩罢了，也就答应了。哪知她学舞的热情超出常人，竟然天天都来，来了就专心地练习，有些动作还反复地练习多遍，直到汗透衣衫。中年妇女姓吴，大家都叫她吴大娘，杨玉环也随大家这样叫她。吴大娘发现杨玉环是天生的舞蹈胚子，她不仅悟性好，而且身体柔软，舞蹈起来就像周身无骨似的灵活；她的每一个关节都是那样柔韧，跳起舞来似风如雨般地轻盈，让人有一种看不见逮不着的感觉，那真是说不出的曼妙和风韵。要不是因为她出生在那样的有地位、有名望的家庭里，吴大娘真想收养她做养女，在自己的调教下，她定会出落成一个了不得的尤物，成为红遍洛阳的舞伎。吴大娘发现杨玉环的美丽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是上天精心造化的，将来随着成长她只会越来越美，越来越有魅力。吴大娘还发现杨玉环的性格也很讨人喜欢，她是那种没有心机的女孩，很随和，也很温柔。大凡有这种性格的女孩，命运都不会太差的，因为要强的女人大抵都会和自己过不去，总是想折腾点什么事来，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就像古人说的，心强强不过命。吴大娘自己就是这样的，如果她不是要强，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好好嫁个好人家的，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只能靠教舞为生，到现在连个家都没有。

杨玉环学舞是瞒着叔父的，她明白一旦被叔父知道，他一定会像父亲一样阻止她的。她弄不明白的是，父亲和叔父为什么都看不起学舞的人，她却觉得舞蹈让她全身充满活力，让她陶醉和放松。有时，为了瞒住叔父，她不得不待在家，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地练习。有时，和堂哥在一起做课时，她也会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杨鉴是知道妹妹偷着去学舞的，他在心里也和父亲一样鄙视这种娱乐，认为它是没有出息的娱人之技，但他没有告诉父亲，而是替妹妹隐瞒着。读书之余，他看到妹妹充满活力的身影，也会被这个身影感染，不觉起身蹦跳两下。

开元十九年（731），因为关中地区淫雨连绵，成熟了的庄稼无法收获，烂在地里，农业歉收，粮食匮乏，谷物奇贵，皇帝只好带着文武百官到东都洛阳就食。十三岁的杨玉环第一次看到了威武庄严的皇家车辇。那天，堂哥杨鉴牵着她的手，在人群中穿进穿出，望见的只是连绵不尽的仪仗车队。旌旗飘飘，遮天蔽日，护卫的兵士铠甲耀目，装饰华丽的车辇一辆接着一辆，但是却见不到皇帝。皇帝随后在洛阳住了一年，一年中，叔父比平日更忙了，就没有太多的时间管束杨玉环，她自由